

快乐的科学



尼采 著

NALAI CONGSHU 拿来丛书

中国和平出版社

快乐科学

快乐科学

尼采著 余鸿荣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霆华
封面设计：聂昌硕
环扉设计：周六炎

快乐的科学 〔德〕尼采著
余鸿荣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中国和平出版社希望书店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1.5印张 2插页 230千字
1986年11月北京第一版 印数50,001—100,000册

书号：7481·068 定价：2.60元

前 言

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史上，尼采是一个奇特的、重要的人物：他以前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在他这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破坏，而他以后的几乎所有主要的哲学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有关。自不待言，了解、研究尼采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近现代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西方近现代哲学传统和它的反叛

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有力地冲击了西方中世纪封建神学的垄断地位，为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这样的基础上，以理性主义为主流的西方近代哲学迅速成长起来。

近代理性主义的基本点是肯定知识的标准是人类理性（或者说人类意识）而不是神学和权威，并相信科学技术的增长是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到人类知识（实际上是以实证性为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是有一定范围的，因而许多哲学家在提出和解决这个范围之外的问题（即所谓形而上学问题）时，仍然沿用经院哲学的一些旧观念，旧方法。不仅如此，在对人类的信仰和行为作出解释时，多数哲学家都接受了基督教的基本学说。简单地说，近代哲学家一般都既崇尚理性，崇尚知识，又信仰宗

教、信仰上帝；他们尽可能用理性说明问题，理性不够的地方就用宗教来填补。理性主义运动的这种状况，早被近代哲学的开山大师培根不幸言中了：粗知哲学，每使人倾向于无神论；然而精研哲学，则使人皈依宗教^①。

在近代，理性主义运动经过英国经验主义与大陆唯理主义的互相影响、彼此渗透，经过康德的分析、批判，终于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臻于巅峰状态。黑格尔把理性客观化，他以一种泛逻辑主义的形式把人类理性贯穿于一切领域，从而形成关于绝对精神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在黑格尔看来：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生、发展的本质是理性概念的生成、转化，是宇宙精神的自我运动；世界理性或宇宙精神由纯概念外化为自然界，最后在人类思维中回到自身、从而获得完全的自我意识；人和人的历史不过是世界理性或宇宙精神运动的一个环节。黑格尔进而把宇宙与上帝、哲学与宗教视为同一的；他说：“哲学除去上帝以外，没有别的对象，因而它在本质上是唯理的神学，也是为追求真理而对上帝所持的始终不渝的崇敬。”^②

由此可见，近代理性主义运动的结局是颇具有讽刺意味的——仿佛是向着中世纪的复旧。在这个结局中，人类的知识争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人类并未因此真正回到自身；相反，由于过去迷恋理性，把理性无限夸大为空洞的、抽象的绝对，倒是与宗教神学同流了。应该说，理性主义运动的这一结局是违反理性主义者的初衷的。他们本来想用人类理性来解放人类，结果却堕入自己编织的理性之网中而无以自拔。理性主义运动的这一结局预示了理性主义运动的崩溃，预示了新

哲学的产生。

其实，在近代哲学史上，非理性主义因素几乎是与理性主义运动相伴而生的。例如，卢梭、休谟甚至康德等人都从各自的角度看到了人类理性的消极的一面和局限性；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人类理性的批判、怀疑和限定俯拾即是。只不过是，在黑格尔之前，非理性主义因素的滋生并未构成对理性主义的主导地位的威胁。直到黑格尔之后，由于克尔凯郭尔、叔本华等人的努力，尤其是由于尼采的努力，理性主义运动才走向衰微与没落。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黑格尔哲学建立了解释一切的体系，却完全忘记了个人的各自的主观性。克尔凯郭尔注重个人对生活的直接的、神秘的体验；他认为，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就必须自己自由选择生活的道路，但他又宣称，宗教的生活道路是最好的生活道路，做一个基督教徒是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他相信基督是标志着上帝的存在的具体人格——他认为这不是人类理性所能理解的，只能用内心的信仰来接受。

叔本华同样地极端厌恶黑格尔哲学，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使人服从外部世界而忘记自己的真正本质。叔本华的思想的主要之点在于：意志是一种求生存、盲目的无意识的力，意志高于知识、高于理性，意志是内在的、本质的、统率一切的。生活意志驱动着人们去满足自己的永无止境的欲望，从而使人陷入失败的痛苦之中。因此人生是悲惨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摆脱人生悲剧的根本途径就是在禁欲生活中、在涅槃境界里完全弃绝意志、使意志消亡。

克尔凯郭尔反对将人客观化、理性化，强调人的主观性、内在性，号召人们回到自由的、真实的本来状态，这使他和尼采一起共同成为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叔本华把(生活)意志视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看到了人的非理性的一面，这对尼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和尼采一起共同成为形形色色的唯意志论的代表人物。也正因此，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在非黑格尔化的过程中，在反理性主义的运动中都有其各自的重要地位。

但是，无论是克尔凯郭尔，还是叔本华，都没能彻底动摇近代哲学的传统。这是因为，在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的哲学中，都有明显的内在矛盾，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有神秘主义的气息。克尔凯郭尔一方面认为真实的人必须委身于个人自由选择的生活道路，另一方面却试图使人们相信基督教徒是一种标准的人格，相信人的存在与上帝的存在有某种关系；叔本华指出意志是先验的、决定性的，痛苦、绝望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又说人能在佛教的神圣境界中超脱欲望，灭绝意志，达到寂灭中的极乐。

克尔凯郭尔哲学和叔本华哲学的这些困难之处在尼采的哲学中荡然无存。无疑，在一些重要的、基本的方面，尼采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和叔本华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但更为令人瞩目的是，尼采在他的哲学中引进了许多新的因素，从而创造了一种使克尔凯郭尔哲学和叔本华哲学黯然失色的新哲学。也正是这种新哲学，宣告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消亡，揭开了新时代西方哲学运动的序幕。

二、尼采：哲学与人生

尼采（1844—1900）是一个路德教派牧师的儿子。他的生平极为单纯、极为简单；不妨说，他的为人就是他的思想、他的著作。他曾在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在上大学时他读了叔本华的重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为所动。由于他才华出众，学业优异，在1896年尚未取得学位以前就受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古典文献学教授。在巴塞尔大学教书时，他与著名歌剧作家华格纳（又译瓦格纳）非常友好。在那期间他写了《悲剧的诞生》（1827年）、《季节的沉思》（1873—1876年）等著作。1897年他因健康状况而退职。此后的十年他边养病、边创作，写下了《快乐的科学》（1882年写完前四卷，1886年增补第五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4）等书。1888年他才经人介绍而知道有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其人。1889年他疯了，此后一直到死都未能完全恢复正常。他死后，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从他的遗著中编辑出版了《权力意志论》一书。很难说他晚年的精神病与他的哲学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曾用来攻击尼采为法西斯主义鼻祖的《权力意志论》一书也由于他的妹妹的整理而多有讹传。

尼采的著作基本上是以散文诗的形式写成的。他的论述跳跃性很大，往往缺乏连贯性和条理性，有时候甚至难以确定某一句话究竟是他的反对者的意见还是他本人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中看出他的思想的大致线索。在这里我们不妨对尼采哲学的主要观点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1. 关于理性（意识）和基督教

理性（意识）和基督教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支柱。尼采对传统的批判正是通过对理性（意识）和基督教的分析展开的。

关于理性或意识，尼采认为：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活动是极为复杂的，理性或意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的精神活动中很大一部分（如本能、欲望、意志等）是无意识地发生的；理性并不能成为判断人的生活真实与否以及人的行为是善或恶的标准，相反，理性只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安排秩序的手段，是实现本能、欲望、意志的工具。尼采还认为，意识是在必须沟通的压力下发展而成的，只在人和人之间才是必要的和有用的，并且只按其实用性的比例发展。尼采进而指出：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有的秉赋中最晚也是最近发展的，是在这些秉赋的发展中最没有力的一环；人们把意识看作是人的精髓，是人身上持久的、究极的东西，乃是出于对意识的可笑的高估和误解。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并没有简单地把理性抛置在一旁；而事实上，尼采把理性视为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例如，他在驳斥叔本华的假说“凡是存在的皆为有意志的东西”时明确地说：“唯有具备理性者才有快乐，痛苦和意志可言，而大部分的生物均谈不上这些。”^③

关于基督教，尼采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旧的道德体系来对待的。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原罪说是荒谬的，它不过是让上帝来同情和怜悯人类的方便的借口罢了，或者说，上帝对人类的爱是以假定人类有罪和渺小为条件的。如果上帝真想成为爱的对象，就必须放弃审判，哪怕是所谓公正的、仁

慈的审判。尼采认为：基督教轻视人的本能，扼杀人的意志，把人的激情压抑在人的意识之下，这是对生命的根本否定；基督教宣扬宽恕、谦让和自我牺牲的处世原则，是弃强就弱，是奴隶道德，是人类自怯的表现。在尼采眼里，基督教道德不过是畸型、虚弱、愚蠢、倦怠、平庸的病态人的伪装罢了，因此基督教道德是颓废的道德。尼采指出，基督教徒要揭发这个世界的丑恶与败坏的决心，已经造成了这个世界的丑恶与败坏。他又指出，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学之无神论的胜利，是全球性的欧洲事件。尼采渴望全新的、高贵的、主人的道德出现，这种道德使人的本来的倾向得到升华，从而激励生命个体的创造性活动。他说：“一切真正的高尚的道德来自得意的自我肯定之中。”^④

尼采对理性（意识）的限制和他对基督教的否定，是他的哲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正是通过这种限制和否定，他摧毁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支柱，粉碎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的光荣与梦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哲学信念，建立了他的人生哲学。

2. 关于意志与超人。

理性不能做为标准，理性本身也需要说明；上帝死了，上帝自己也要受审判！在这个没有法则、没有神的世界，我们人类会怎么样呢？“上帝到哪里去了？”尼采借一个疯子之口喊道：“我老实对你们说，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是如何犯下这件案子的呢？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而将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怎么办？它现在移往何方？我们

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赶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空无时不会迷失吗？难道没有宽阔的空间可让我们呼吸与休息吗？……”^⑤ 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理性主义传统消失之后人所面临的困惑，是没有神的世界的人的疑难。为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尼采提出，要根据生命意志来重新评价一切，要建立超越的人格！

尼采把宇宙视为不断地创造出生命个体的“永恒之流”。在尼采看来：生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意志，这种意志不是求得生存的意志，因为生存已经是前提了，而且生命并不会由于个别个体的不能生存而从世界上消失；生命的意志乃是表现生命的力量的意志，是权力或强力的意志，是为了增长优越性、扩展支配权。关于这一点，尼采说：“一个生命体首先想要发泄其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自我保存是它的间接的通常的结果之一”。^⑥ 尼采认为，生命的意义的有无和大小取决于生命力和权力意志的强弱；生命的欢乐是不断地创造，是对与痛苦抗争的体验。进一步地，尼采认为：生命意志是衡量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的标准；知识和道德只有在保全和促进生命与生命意志时，才有价值；为真理而真理、为行善而行善的理想是一种苦行主义，是对生活的克制和否定。

尼采由此建立了“超人”的新型人格，他所说的“超人”实际上就是能充分体现生命意志的人，是具有旺盛的创造力的人，是生命中的强者。尼采的“超人”形象大致可以概括为：1)超人是超越自身、超越弱者的人，他能充分表现自己、主宰平庸之辈；2)超人是真理与道德的准绳，是规范与价值

的创造者；3)超人是自由的、自私的、自足的；4)超人敢于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5)超人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憎恨、嫉妒、顽固、怀疑、严酷、贪婪和暴力只能使超人更坚强；因而6)超人不是那种卑微琐碎，软弱无力的人，超人是充实、丰富、伟大而完全的人。不过，尼采并不把超人看作是绝对的，是某个人的特殊权力。他说：“‘强’与‘弱’二者乃是相对的概念”。^⑦尼采认为，超人之于庸人，正如强者之于弱者，男人之于女人，成人之于小孩，人之于别种生物——而所有这些都既有超越的成分，又有被超越的成分；既能自我超越，又能超越别的。

尼采关于“生命意志”和“超人”的理论，是他的哲学的核心内容。尼采提出“生命意志”与“超人”，旨在确认自由、确认个人、确认人的真实的生活。尼采轻视盲从者、趋附者和单纯的利他主义者。他大声疾呼：不要跟随我！你要成为你自己！他这话并不只是对超人说的；如果说是对超人说的，那他宁愿每一个人都成为超人，成为充分体现生命意志的人。他自视为超人；但他不希望别人跟他学步，而希望每个人都能走在自己的前面。他实际上是想唤醒在欧洲沉寂多年的生命意志，唤醒人们的自由与自我的意识。他说：“在整个人类生命的漫长岁月中，没有比感觉到自身的独立无依更叫人害怕的了；要独行，要感觉那份自主，既不指使谁，也不受谁的指使，只是单纯地去代表个人——对任何人来说，那不过是一种惩罚，而无乐趣可言，他注定‘要成为一个个体。’”^⑧诚然，要获得自由是困难的，要成为自己是痛苦的，但是“那自由的人都会象成为恶一样的成为善，而不自由的人则是对

本性的一种玷辱”^⑨；自由的人才能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那不知道自己缺乏自由之意志的人才是真正的贫穷。”^⑩

我们看到，在尼采的“生命意志”和“超人”的理论中，传统的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的概念全然改观了。尼采并不讳言“真理”与“善”，但在他看来，“真理”与“善”是为着人的，向着人的，和以人——有自由意志的每一个人——为标准的。尼采就是这样重新评价了一切，也就是这样道明了上帝死后人的处境。

3. 关于人与美与艺术

尼采赋予真理与道德新的意义，也就是为了说明作为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的人，是为了突出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

在尼采看来，人就是美！他把人的意志比作浪潮——“这浪潮是多么热切地来到这里，仿佛它是一个涉及某些东西而渴望得到解答的问题！……现在，它又慢慢地撤回了一些什么，依旧是带着兴奋的雪花白——它失望了吗？……然而另一个浪潮已接着过来了，比第一个还要急，还要野，而且它的心灵之中也似乎充满了秘密和寻宝的憧憬。就是如此，使浪潮生生不息，而我们也随着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啊，我不再多说了……”他是这样地情不自禁，“我对你说，我知道你和你的秘密，也知道你的种族！你和我其实是属于同一族类！你和我有着共同的秘密！”^⑪

他为人性的美而欢欣鼓舞：“要毅然承担人类所有的得失、新旧、希望、征服和胜利，将它们统统装进一个心灵里面，并且也蕴含在一种感觉之中；如此，便能达成人类前所未有

的幸福——一种上帝的愉悦，充满了爱与力、泪和笑，那种愉悦就象黄昏的落日，不断地将其不绝如缕的充实与空虚遍注于大海！这种神圣而庄严的感觉，或许可称之为‘人性’罢！”^⑫

他因为上帝之死和人的自由而产生无法描述的崭新的喜悦与勇气：“事实上，我们这些哲学家与‘自由人’深深感到自己象是被一个新生的旭日（‘旧日上帝已死’的佳音）所照耀着，心中交杂着感激、惊喜、预感和期待之情。最后，我们的视线似乎更加开阔了，纵然还不够明亮，但我们的船毕竟终于能置诸大海去面对各种危险了；那属于我们的海——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开放之海’——乃再度展现在我们眼前。”^⑬

理性不是一切，上帝溘然长逝，只剩下了人和人的世界，因此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承担责任，用自己的全部真实性去单独地、直接地面对宇宙。尼采为之激动不已：“现在，我们这些追求理想的冒险者，其勇气还甚于谨慎，丝毫不在意翻船的危险，故而，我们比其他一般人更为健康。我们涌向一片尚未开发的领域，没有人知道它的界限，其中充满了华丽、诧异、疑难、怪奇和圣洁，使我们的的好奇心和欲求有如脱缰之马，不可控驭。天哪！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我们无穷无尽的欲念了。……不过，或许真正最严肃的一切才刚揭开序幕，问号早已划下，人类的命运已然转变，时针在移动，悲剧诞生了。……”^⑭

因为人生是悲剧的美，而艺术能够表达人生悲剧，所以我们需要艺术。尼采说：“艺术将永远不变的透视图放在人类

的周围，并教他从某个角度距离去看自己，而有些东西已成过去，有些则依旧保持完整。”^⑮他又说：“在生命已陷入无底深渊而人们大部分已失去理智与谈锋的此刻，每当见到悲剧英雄表现其理性与辞令以及迷人的风度——整个说来即是一种明朗高尚的性灵——便不由得使我们如痴如狂。这种‘脱自然的偏差’也许是最能为人类的高傲所接受的一种花腔，他之所以喜欢艺术，也可以说是由于这个缘故：一种崇高的、英雄式的不合常理与因袭的表达’。”^⑯

三、尼采与新世纪的哲学

尼采的哲学是下面所有这些“主义”，但却不完全归结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主义”；

尼采的哲学是怀疑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笛卡尔怀疑一切，却又从怀疑引伸出思维之“我”的存在。尼采连思维都持怀疑态度，他要进一步寻找思维背后的东西。休谟也怀疑一切，但却不愿拒绝一个上帝在其中的世界。尼采敢于把上帝拉上法庭受审，他要以真正的人的姿态来揭露旧的真理与道德的虚妄。

尼采的哲学是唯意志主义的和人本主义的。尼采不满于近代哲学家用理性解释一切、甚至解释理性本身。他认为理性需要用本能、欲望、意志来说明。尼采把本体、诸神抛诸九霄云外，他向人们描述了以人为中心的新世界。

尼采的哲学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尼采崇尚人的自由，并把自己和个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自由的人都必须完全成为他自己。他实际上是想唤醒每一个人的自由的、超越的人格觉悟。

尼采的哲学是乐观主义的和积极主义的。尼采并不否认人生的孤独、困难与痛苦；但他因为人能够将自己置身于历史舞台而感到由衷的喜悦（——“智慧的喜悦”）。尼采认为，那些蝇营狗苟，唯唯诺诺的人，那些无所用心，无所作为的人，那些不知道自己为何物的利他主义者，纯粹是在践踏人生，虚度人生，否定人生；他倡导生命力强的、积极向上的、不断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人生。

尼采的哲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尼采并不认为人生来就有什么高下、贵贱之分；但在他看来，由于竞争和比较而导致的强者对弱者的支配权是毋庸置疑的，弱者成为强者的手段或功能是合情合理的。他号召人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超越，敢于成为强者。

尼采的哲学是浪漫主义的。他把人生活在世界上比作是孤舟行驶在大海里，是小鸟飞翔在天空中。在他眼里，人生尽可以是荒诞的、渺小的、艰辛的、悲剧的，但人生更是真实的、自强的、任意的，因此是充满了欢乐的。

尼采的哲学是唯美主义的。他把真与善同人的生命的意义联系起来，而他又认为，美和艺术才是表达生命的意义的适当形式。他坦率地说，真理有时就是谎言，只要这种谎言是增进和扩展个体的生命的。他还建议，与其让畸形儿活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受难，不如趁其刚出生就置之死地。他认为，具有充分的生命力和意志力的人，同时也是灵魂健康、身体强壮的人；这样的人充满了生机，富于创造性；这样的人以自己为真理与谬误的仲裁者，为善与恶的标准。

尼采的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传统具有彻底的批判性和坚

决的否定性，但对二十世纪西方新思潮又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和足够的宽容性——

尼采哲学直接影响了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齐美尔 (Georg Simmel) 等人的生命哲学。生命哲学主张，旧哲学的关于世界的抽象原则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世界观；只有转向生命、回到自身，才能揭示本质。生命哲学用“生命力”、“生命冲动”和“对生命的渴求”这样一些概念来说明价值、文化和人类社会，把个人的主观心理体验当作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生命哲学的这些基本点与尼采哲学把人的主体性放在首要地位、把生命意志视为根本的东西的思想，是一致的。

尼采哲学也影响了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 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几乎直接沿用了尼采关于生命、意志、权力、战争的一些说法。斯宾格勒对旧的西方传统的衰落的感受与尼采关于基督教文明必将消亡的预言如出一辙。而且，斯宾格勒与尼采一样把理性放到一个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位置上。

尼采哲学与柏格森哲学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柏格森认为生命活动是创造性进化，是真正自由的活动；只有直觉才能达到生命的真理。与尼采指出的生命的意志不是生存而是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观点以及唯有艺术才能表达人生的观点相比较，柏格森的这些说法已经不怎么新鲜了。而且，柏格森也象尼采一样，擅长用缺乏连贯性的、散文诗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哲学信念。

尼采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在某些方面也是一致的。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士认为：知识是工具，人是为生活